

守护乡村的池塘

叶志平

乡村人的生活,从日出而作到日落而息,都离不开池塘。

天刚亮,早起的妇人,常常先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粥,趁灶膛里火力渐弱尚有余温时,便拎起满满一桶一家老小换下的衣物,走向池塘。把饱食汗渍和尘埃的衣物,在清澈的池塘里甩上几遍,再用棒槌捶打几番,衣物便清清爽爽的一尘不染了。旁边的竹篮里,或许躺着一小把刚从腌菜缸里捞起的酸豆角,或者几个腌萝卜。妇人又将这些腌菜在池塘里捞上几捞,待会儿,这些腌菜,经过香油的炒制、辣椒糊和蒜瓣的调味,将成为早餐桌上一道酸脆可口的菜肴,配上一碗闷得稠稠的热米粥,喝下一碗,通体舒坦,惬意无比。

傍晚时分,飘浮在乡村上空的炊烟,召唤着在田间劳作的人。他们扛着农具,经过池塘时,脱下草帽,找一块平整的石头,蹲下身来,洗去手上的泥污,再随手抓一把杂草,揉成团,沾上清水,细心擦拭沾满泥污的锄头或铁锹。农具是农人劳作时的得力伙伴,沾着泥土过夜的铁器农具,极易生锈变钝。农人对农具的情感是淳朴的。

池塘,某种意义上,已成为乡村的灵魂。离开池塘,乡村便失去了活气和灵气。小时候,我家门前有两口相邻的池塘,人们称为“叶家塘”和“高家塘”。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横在两塘之间,池塘的对面,就是大片的田地。来来往往的乡亲们彼此吆喝着,他们的大嗓门让平静的池塘激起了欢快的波纹。这两口池塘的功用是清洗和灌溉。吃水塘是稍远点的“团塘”。在乡村,人们遵循着纯朴的规则,吃水塘是不可以洗衣的,哪怕家离团塘再近,也得舍近求远,来到叶家塘或高家塘清洗衣物。池塘里常有长势猖獗的水草,企图吞噬水面,路过的乡亲看见了,便用肩上的锄头随手将水草钩起来,扔上岸去。池塘感恩人类,回报以平静和清澈。

孩子们的玩乐天地,又怎能离开妙趣横生的池塘?大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自制的简易鱼竿,惊喜地钓上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。小点儿的孩子

就趴在池塘边的石缝间,伸出双手,再慢慢合拢,从左右逐渐向贴在石壁上的小鱼儿包抄,再猛地一按,常能按住一两只惊慌失措的小拇指大小的“麻骨溜儿”。

到了夏天,池塘愈加热闹。白天,去田里干活的人经过池塘,抖落一片汗珠和丰收的喜悦;拉了半天犁铧的耕牛,会伸长脖子,就着清凉的水,畅快地痛饮一番。傍晚,孩子们有时能在大人的看护下,像一条条兴奋的泥鳅,滑进池塘,扑腾出一片片飞溅的水花。晚饭后,酷暑难消,老老小小的,拎上竹椅,摇着蒲扇出来了,在叶家塘和高家塘间的那条土路上找个地儿坐下,就着漫天星光,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,精彩的外面世界,神奇的鬼怪妖魔……听着听着,我们就入了神;听着听着,我们就入了梦。只是,那快乐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

上周末,我回了趟老家。连续数月的无雨天气,让曾经水波荡漾的几口池塘,变成了空空如也的巨坑。我走进池塘的中心,脚下干裂的淤泥似经络般蔓延,触目惊心,像是向天空呼唤,呼唤一场甘霖自天而降。没有了水,池塘便无法履行它的职责。虽然淳朴的乡亲们不会指责池塘,但池塘心中有愧,失去水的池塘心里空落落的。

从乡亲的叙说中,我明白了池塘的忧伤。自来水延伸到了乡亲们的厨房,生活用水尚有保障,但干涸的田地,迫切需要水的滋润。人们深掏出池塘中心的一方淤泥,勉强渗出些泥水,却根本解决不了灌溉的需求。生活在城里的我,早已迟钝于生活中对雨水的渴望,有时甚至还抱怨雨天出行多有不便。

面对池塘,我感到惭愧。它常年驻守在乡村,守望着田地,供人洗涤,任人取用,毫无怨言。而我,却成了乡村的游子,只是在闲暇时才惦记着乡村,把乡村的风景变成微信朋友圈里炫耀的照片。面对依旧无雨的天空,我久久静默在池塘中心,我的身体和我脚下的池塘,组成的是一个大型的感叹号,我要用无声的惊叹向池塘致敬,向乡村的灵魂和守护者致敬。

雪落炊烟暖

江初昕



雪柿 苗青 摄

“下雪了!”母亲在外边喊,还睡在床上的我闻声从被窝里蹿起。打开窗子往外一看,村庄茫茫一片,远处的山峦更是白雪皑皑,山舞银蛇。雪还在下,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,恣意飘舞,洋洋洒洒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打扮成冰雕玉琢的童话世界。

田野里,厚厚的雪给油菜、冬小麦盖上了一层棉被。立在田间的稻草人,加披了件白褂,下巴拖起了长长的白胡子,十足憨态可掬。村庄边的稻草垛也堆起了雪花,从草垛里抽出一抱稻草,依然温温的,散发出青草的味道。开在稻草垛尖上的雪花很是别致,稀稀的,薄薄的,如一件花衣穿在稻草人身上,滑稽而可笑。寒风中的麻雀聚集在稻草垛里,筑巢,觅食,叽叽喳喳,飞来窜

去,像在叙说着冬天的浪漫故事。

冷冬里,农村人大多有“猫冬”的习惯。待冬季来临前,家家户户都会储够生活必需品,如此一来,一整个冬天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出门了。几个男人集在一起,不是打牌就是喝着小酒。男人们强壮的身体无处发泄,有时也会为个小事争吵得脸红耳赤。女人们则东家大娘西家小婶,三五成群围坐一起,纳鞋底,做鞋样。稍年轻点的小姑娘小媳妇,早早从街集上买回来一团团红红绿绿好看的毛线球,给相好的对象或是自家男人织上一件暖心暖背的新毛衣。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开个玩笑,叙说叙说家长里短,看着时光一点一点从指尖安静地流走。

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里,家家户户纷纷升起了火盆子烤火御寒。房顶高耸的烟囱不时冒着袅袅白烟,在白雪裹着的世界里,眨眼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房顶上有烟囱的地方,积雪早已融化,濡湿了一大片,露出青青的瓦片来,仿佛白纸上那一笔青墨。

孩子们天生不怕冷,在冰天雪地里肆意玩捉迷藏,躲在猪圈里,将稻草覆盖在头上、身上,任由同伴苦苦找寻,末了,那满头满脑的稻草屑总是赶都赶不走。火盆也是很好的玩处。孩子们围着火盆,听爷爷们讲着一个又一个近乎虚幻的传说故事。故事听得入了迷,火盆里溅出的火星子,会偷偷跳上新穿的棉衣棉裤,待发现时,已经留下一个个焦黄焦黄的星洞,回家也免不了一顿臭骂。

傍晚时分,家家屋顶上炊烟四起,袅袅升腾。屋外北风呼号,白雪纷飞,屋内却是温暖如春。

瓜叶绿冬

郭华悦

冬天的屋里头,时常有着一抹绿。

这绿,来自于地瓜。地瓜到了冬天,最是清甜。于是三不五时,便从市场上顺手带点地瓜回来。放在墙角,有时放得久了,没吃完的地瓜,表皮有些干瘪。待拿起来一看,已经抽芽。

抽了芽,泛了绿,近看,还有几片小小的浅绿色的叶子。那叶色,浅得有点稚嫩,仿佛一不小心,那点泛绿就会被风吹散。于是,心底升起了怜惜,舍不得吃了。

于是,翻箱倒柜,找坛坛罐罐。有缺了口的,平日里放着不用,便随意挖点土,填进去,再将抽芽的地瓜埋在其中。不出几日,便有浅浅的绿,小心地冒出头,打量着土壤之外,那个新鲜而神奇的世界。

这抹绿,放哪儿呢?

我喜欢放在屋里头,电脑桌的旁边。打电脑时,累了,倦了,停下来,看一看脚边那摊由浅绿变成深绿的蓬勃,心里总不禁感叹造物的神奇。

那些坛坛罐罐,成了地瓜们的家。地瓜有大有小,坛子罐子亦是,所以这个家,不见得就合身。这么一来,地瓜们在坛子罐子里,或平躺,或直立,或斜

卧,或倒立,姿态各异。时日一久,地瓜们长成的样子,更是有趣,或像是侧耳倾听,或像是昂首挺胸,又或者像极了缩头酣睡的萌宠,相映成趣。

地瓜极好养。不管新家是否够大,不论土壤贫瘠还是肥沃,甚至在冬日里,地瓜都能抽叶伸枝。不用怎么浇水,就能回报你一片片深深浅浅的绿。尽管长势不如春夏之时,但在冬日里,这已然是难得的一抹绿。这绿,看在眼里,美在心里。

地瓜叶长得极快。一片,两片,稚嫩的,浅绿的;没几天,颜色就深了,三片,四片,翻倍地增加;再后来,这一团,那一簇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。那一点点的绿,按着各自的秉性,在有限的空间里,肆意地流淌着。

长得多了,便到了尝地瓜叶的时候。年少时,日子苦,地瓜叶是用来喂猪的。那时,总盼着能过上远离地瓜的日子。而如今,生活好了,地瓜叶却不便宜了。清清甜甜的地瓜叶,软软嫩嫩,而且据说营养颇为丰富。

冬日屋里头的这一滩绿,是一种情趣,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


冰河 苗青 摄